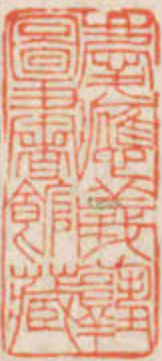


列



合

三井家



一篇目

卷上

仁本

卷中

定爵

卷下

嚴位

一引用註解

太原劉氏

江陰劉氏

一集說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

其義如其文也亦少廢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陳右山曰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又曰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穰苴之所知也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

太原劉氏曰司馬法者周六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列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此書仁本篇首言仁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

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伐惡之法定爵篇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專言治兵之法用衆篇專言應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之義此王者仁義之兵也周武滅平殷亂封太公於齊而子呂仍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又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却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言辭古簡而義深中間多

有缺文誤字儒者多不經意學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爲
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志者
焉古行異本愚按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
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諸而殺之
其言甚羨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傳考之未有燕晉伐齊
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
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掌爲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
妄以爲景公時耶

集說畢

司馬法集解卷上

國子監丞掌京衛武學伊洛閏禹錫校集

仁本第一

大原劉氏曰仁本者以仁爲根本也因篇

首有仁本二字故以名篇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太原劉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仁莫
先於仁民愛物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仁莫先於
因事之宜而治之故古之治國治軍者必以仁爲根本
以義治之斯謂得其正耳○江陰劉氏曰仁即聖人子
五育萬姓之仁義即聖人以義制事之義言古者帝王之
有天下必以仁爲本而以義治之蓋仁以養民義以

立政因仁義兼行以合天意斯所謂治天下之正道也
正不獲意則權之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太原劉氏曰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
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
之人未可與權者也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
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即建中用
中之人與戰用權之道異也未知是否○愚謂中入上
下疑有關文誤字姑爲此說以俟知者○江陰劉氏曰
權即天地造化之權春而生秋而殺電而雷風而雨天
地動盪之大權也聖而文神而武仁而德義而勇聖人
吊伐之大權也聖人既以仁義正道平治天下然猶有
梗化背叛不臣之國則常用乎神武大權以討平之也

故權出於王者伐叛之義戰不出於爭利詐故之陰謀
此所以權不出於中人也○愚謂龍韜云國不可從外
治軍不可從中御後漢段紀明亦曰每奉詔書軍不內
御此其不出於中人之義乎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
止戰雖戰可也

太原劉氏曰此所以殺人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
武王誅紂伐裔唐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烏爲
鸞欺人主求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其餘不戮
一人自古誅其君而吊其民皆是殺人以安人者也攻
人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克商大賚其民
是也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

草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大定是也
○江陰劉氏曰殺人本凶事也然殺一人而萬姓安誅
一罪而三軍定雖忍而殺之亦曰可也此即黃石所謂
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之意也然則聖人竄逐三苗之事
固不可得而見矣若皇甫文忠謂而寇恂斬之王建乞
降而司馬懿戮之似有近於斯乎凡民陷於殘虐為仁
君者不得不舉兵伐之故雖攻其國而實救其民也戰
本危事不可輕舉然強暴之人必欲稱兵作亂傾人宗
社即當親率大衆攻其心腹以解之若李晟北圖范陽
則賊當捨趙是也

故仁見親
江陰劉氏曰有仁之君愛民如子而哀憐傷病所以民

必愛戴若太王之歸市文王之子來是也

義見說 音曰

江陰劉氏曰有義之君見義勇為而不爭利所以民必
悅服若太公所謂同憂同樂同好同惡是也

智見恃

江陰劉氏曰有智之君謀慮深遠能知始終成敗所以
民必見倚恃若太公所謂以天下之慮則無不知是也

勇見方

江陰劉氏曰有勇之君明於禮義而敵人畏服所以民
必見向若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是也

信見信

必見向若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是也

江陰劉氏曰有信之君修明政今而以誠心待衆所以民必親信若諸葛亮行師以大信爲本不留代兵而軍士感悅之類是也若夫以偏愛爲仁假公爲義兼人爲勇小節爲信則非王者之道矣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太原劉氏曰在內之民得其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使尹鐸守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沈籛產蛙民無叛意皆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江陰劉氏曰內得士卒愛慕之心故可以與之城守即上文所謂仁具親之義若李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心是也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太原劉氏曰在外之兵畏其威嚴所以能戰是國家法素行也○江陰劉氏曰外有雄武之威聞者莫不畏服若李光弼謀定而後戰能以少獲衆治師調整天下服其威名是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江陰劉氏曰古者義師之舉上不違於天時下不迨及民病蓋所以愛吾民也一說王者吊伐之兵不違於農時不妨於耕稼不歷民於疾病所以愛吾民也用兵之道役不再籍糧不二載當一舉克之不可久逾其時以致民病若周瑜言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是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太原劉氏曰不加人之喪不因人之凶所以愛憐其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乘允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喪因人之凶者也○江陰劉氏曰敵國有喪而不加兵敵國飢荒而不乘凶所以愛其一國之民也君晉士句音蓋伐齊聞齊侯卒而還之類是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太原劉氏曰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興師以伐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猶曰廣愛蓋隆冬興師必有烈燄墮指者盛夏興師必有冒暑疾疫者此聖王所以慎之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帝王不於冬夏興師恐傷彼此之民所以兼愛之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太原劉氏曰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是也○江陰劉氏曰國家雖強大然好窮兵黷武而爭人土地必至於敗亡而後已天下雖無事而入君溺於晏安遂忘武備然亦必至於危殆也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音春蒐音秋獮音

太原劉氏曰天下既平定天子乃大愷而歸愷軍樂也春秋左傳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愷爲軍樂也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春畋曰蒐秋畋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順秋陰之氣而殺之皆於農隙音以講武事也○江陰劉氏曰愷軍勝之樂

世天下既已治平天子於是大作愷樂設於春則蒐獵
煉則獮獵皆所以嚴脩武備安不忘危也
諸侯春振旅秋治其所以不忘戰也

太原劉氏曰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也旅
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振
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江陰劉氏曰振整也出曰
班師入曰振旅治兵則即練兵也皆所以閱武揚威而
不敢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太原劉氏曰奔敗北也謂追入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
縱綏春秋左傳註引此爲從綏柳子厚文引七十而從
心亦作縱心是縱從古通用也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

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爲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
里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曰軍
退爲綏謂秦晉皆有備冬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
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
以各防其失而友退是以綏爲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
篇又曰從奔不息蓋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蓋良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逐奔不過百
步縱綏不過三舍非爲恐傷我之兵又憐彼之敗不忍
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六者乃所以明其禮也惟仁義之
不真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不解甲三日而追之者非
明禮之道也○江陰劉氏曰綏退也又御轡之索也三
十五里爲一舍三舍一百五里也戰勝之師追奔逐北

不過百步恐陷伏也交戰而敵退縱之不過百里過百
里而追之恐敵有謀也此所以明交戰追退之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太原劉氏曰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人
若秦與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遁趙盾薄之於河趙穿胥
申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灌
人於險無勇也捕有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
發見者乃所以明夫仁也○江陰劉氏曰人之材技智
識多有不齊或有為人忠厚而無他能者則不窮治其
不能也而取其所長或遇敵傷殘而有疾病者則哀憐
其傷殘疾病而不致委棄此所以明吾之仁心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太原劉氏曰兵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
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其信也信者以實之謂○江
陰劉氏曰凡陣行既定約束已成然後鳴鼓而進不使
前後紊亂失次所以明吾之信今也

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太原劉氏曰爭義不爭利此所以明其義也如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湯使人往爲之
耕葛伯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興兵伐之但爲其不
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也○江陰
劉氏曰王者興師蓋爲討其不義非爲貪人土地之利
而舉所以明吾之有義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太原劉氏曰人既服降又能捨之不殺此所以明其勇也春秋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江陰劉氏曰敵人既已降服又皆舍之而不殺所以明吾之有勇畧也昔李靖不籍降將之貲而江漢列城爭下豈獨舍服有勇又能推恩而取勝矣

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太原劉氏曰志事之所以終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當知始終成敗使舉無遺策所以明吾之有神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

其衆而教之先王修爲民紀之道此乃自古之政也○

江陰劉氏曰六德者即上文所謂禮仁信義勇智是也

六德既明當隨時而用用之中理乃合爲教今以訓其

國人此民紀之道自古之戎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

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音而音其寢聖

德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先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

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

者而正其名治其物官民有德謂任賢使能俊傑在位

也正名者公卿大夫是也治物者如六卿分職各司其

治也立國而辨職國謂諸侯之國職謂公侯伯子男也

以爵而分祿爵重者重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
說懷海外之遠皆來服獄訟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德
之至也聖者神明不測之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江陰劉氏曰何謂乎順天之道若堯之曆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時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何謂乎
設地之宜若禹之分別九州以定甸侯綏要荒服大而
宜都小而宜邑遠而宜道險而宜關是也民之有德者
則官之然猶正其官名使各治其事封建其國各辨其
職封公爵者食公祿封侯爵者食侯祿各有等差而不
亂於是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訟皆止而干戈寢息此
聖王德化之至治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

太原劉氏曰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
腓宮六辟五刑禮度數之節文教民以中也樂聲音之
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賓軍嘉古樂有六雲
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
天地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民恊于中也
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太原劉氏曰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
方國之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如書輯
五瑞及明試以功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巡狩者巡
所守也省方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
會諸侯者會四方之諸侯也考不同者考車書禮樂制
度之有不同也

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

江陰劉氏曰其諸侯之君或有逆於王命敗亂天常背棄明德不順天時而傾危有功於國之主天子乃徧告于諸侯彰明其罪惡

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右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太原劉氏曰皇天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星者五星金木水火土也辰十二次也又日月所會亦謂之辰右土者皇地祇也四海神祇東西南北四海之神祇也凡載在祀典者皆是也山川者名山大川如五嶽四瀆之類是也冢社者大社也

先王如周之文王武王造於先王者告之祖廟也○江陰劉氏曰復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右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之廟然後興師進討蓋不敢輕舉其事也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

太原劉氏曰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也然後冢宰徵師放于諸侯曰某國今為不道之事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于某國相會天子乃明正其刑

○江陰劉氏曰此徵師之詔也

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材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

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
太原劉氏曰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凡又罪
入之地無暴害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
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
無掠取人民之六畜禾黍器械六畜若馬牛羊犬豕雞
也禾黍谷之在田野者器械者民家所用之器物也
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之人他若
不敢相校勿與之為仇敵也○江陰劉氏曰師入罪人
之境禁此六者蓋彰其討罪之義此正所謂義見方也
若見敵之老幼即當撫而遣回不使其下傷之雖遇強
壯之人而不與我爭鬪則勿與之角力也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太原劉氏曰若有與我爭鬪而被傷者則命醫藥調治
之使歸其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太原劉氏曰既誅有罪之人國不當滅天子與天下諸
侯修正其所征之國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其上下
之職而返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八
太原劉氏曰王者往也言天下之所歸往也霸者長也
以爲天下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諸侯者有
八事
以土地形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土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於天下之諸

侯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
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江陰劉氏曰形當作封謂以
土地封諸侯也

以政令平諸侯文亦五以政事法令平天下之諸侯世問
以禮信親諸侯禮信太原劉氏曰以禮與信親天下之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材力太原劉氏曰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謀人太原劉氏曰以智謀之人維繫天下之諸侯

以兵革畏諸侯兵革太原劉氏曰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
同患同利以合諸侯

太原劉氏曰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會天下之諸侯
比小重六以和諸侯比小

太原劉氏曰比親比也親其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
下之諸侯○江陰劉氏曰此八者乃天子臣服諸侯之
道即周禮九法之遺意也
會之以發禁者九

太原劉氏曰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
事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

憑音弱犯寡則告音弱之
太原劉氏曰憑陵干犯國之寡弱者則削之謂四面削

其地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賢人擾害良民則伐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太原劉氏曰暴虐國內之民欺陵境外之國則壇之壇讀曰壇謂置之空壇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太原劉氏曰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太原劉氏曰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從者則侵之謂偃旗

八卦鼓而侵之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執治其罪也放弑其君則殘之

太原劉氏曰放弑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太原劉氏曰犯上之令陵上之政則杜之謂杜塞入之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江陰劉氏曰杜塞也言其無

禮而杜絕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太原劉氏曰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之謂滅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政討曰伐潛師入境

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得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音樹以弱假強而能左右音去之曰以皆誌其事贊以明其輕重也○江陰劉氏曰此九者天子征伐諸侯之大義乃周禮之全文也

天子之義第二

太原劉氏曰天子之義者君道也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非義不能果斷而裁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太原劉氏曰純者絕一不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法於大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一寬一猛大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修德而行政明刑而慎罰一張一弛也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帝王天子也故曰天子天子之義必當取法於天地天以高而覆物地以厚而載物天地以生物為心風霆流形品物滋生皆由二氣之所育故春則生土之夏則長之秋則斂之冬則成之人君之治天下以禮教之法乎春也以樂化之法乎夏也以刑糾之法乎秋也以改正之法乎冬也故一號一令一動一止皆取乎

天地之法然猶親於先聖之所爲而不背於道義此所以合於天地之德也
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太原劉氏曰士秀民也庶衆民也或曰士即古之上士中士下士也爲士庶之義內以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江陰劉氏曰士庶人之義內則敬奉於父母以盡其孝外則取正於君長以盡其忠此即下文士必先教之意也
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太原劉氏曰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訓教不可任用也或曰士教民之官也即以不教民職是謂棄之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士不素服教令則材器不能成心

後不相得故雖有至明之君亦不可得而用矣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太原劉氏曰古者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次使之

上下有序定經制使不相侵陵也○江陰劉氏曰古之

教民者必立貴賤等第之常經使之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各安其分而不相陵侮也

德義不相踰

江陰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蓋國容乃

衣冠文物之貌軍容乃甲冑武勇之貌文貌不入於軍

陣武勇不入於朝堂所以德義不相踰也

材技不相掩

江陰劉氏曰凡於一國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

實於三軍之中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宜此所以人之有材有技有勇有畧者必得其實而見用於時不為猜忌妬嫉之人遮掩而見棄也

勇力不相犯

江陰劉氏曰順於教令而為士者上必賞之犯於教令而為士者上必殺之此所以勇力不相侵犯勇力相犯者若顯考叔取鄭伯之旗音整音先登而于都目下射之是也

故方同而意和也

太原劉氏曰方向也謂所向必心同而意和也一本作力同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謂如此則方畧相同而意氣和合也詳見下文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

太原劉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子踴踴揖讓進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麾幟金鼓笳笛坐作進退分台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故人之有德義者不得相踰也

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當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誇伐功能之士乃在上者之器用也或曰上之器上品之器也

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太原劉氏曰苟不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

人無所爭也昔馮異見諸將爭功每昇大樹下得此道也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太原劉氏曰在國中聽斷務必得其情狀聽訟聽政之聽得直情而斷其是非可否也在軍旅中聽斷事務亦必要得其所宜若不合宜必有濫賞罰者矣如此故人之有材技者不得相遮掩也

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太原劉氏曰聽從命令爲我士者授之以上賞于犯命令爲我士者治之以上戮如此故人之有勇力者不得相犯也

既政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

太原劉氏曰既推致教道於民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而任使之○江陰劉氏曰士不先教則不可用今既教其民而皆可用矣然猶慎擇其人而使之苟不慎擇其人而輕信委任則豈無趙括談兵之事哉

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江陰劉氏曰事極修整則百官給足矣○江陰劉氏曰古事極修習則百家有謀之言皆足備矣

教極省則民興良矣○江陰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江陰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習其訓誨而興起爲賢良矣

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江陰劉氏曰習貫既成則民體風俗矣貫與慣同習慣

如自然是也。○江陰劉氏曰：軍旅之士固非一州一郡之人，今已先教習慣性成，則民體於上意而成一國之俗矣。

教化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以上者皆教化之至而致然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太原劉氏曰：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其不欲甚遠，從入

退還之，兵不必及之，不遠則難為彼所誘。若龍且平逐

韓信，信誘過濰水而敗之，不及則難為彼所陷。如龐

涓從孫臍，筭至馬陵而殺之，此古之為將者所以逐奔

而不遠，縱綏而不及也。○江陰劉氏曰：古之善戰者追

逐敵人，不過百步，所以不遠，縱容敵退，不可越三舍所

以不及故不遠，則難誘我，不及則難陷於敵，然敵人亦

有其敗而不可追，有真退而不可擊者。若唐太宗追薛

仁果於坊音坡，是真敗也。曹音會音登車以望，齊師旗

靡而轍亂，是真退也。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若龐涓陷

於馬陵，道是過三舍而取敗也。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江陰劉氏曰：古之善戰者，

太原劉氏曰：以禮為固者，守之以禮也；以仁為勝者，戰

之以仁也。此皆上古神武不殺之道。○江陰劉氏曰：王

者之師，以禮為固，眾之本以仁為取勝之機。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太原劉氏曰：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君子

所以貴之也。○江陰劉氏曰：既勝之後，其教不亂，故可

復行此君子所以貴其道而重之也不以禮為固者若
王孫滿言秦師輕而無禮是也不以仁為勝者若項王
所以所過無不殘滅是也其教不可復者若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是也斷秦國來之不以禮為固者若項王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五刑曰王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凡有戒事必告戒於國中欲
民體上之命也○江陰劉氏曰命教也道也信也帝舜
教戒於國中蓋欲其民體其教而行之也
夏右代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而
太原劉氏曰夏右氏禹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
民先事而成其慮思也○江陰劉氏曰夏禹立誓於軍
中蓋欲其民先成其謀慮而後計其功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太原劉氏曰殷湯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
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之事也○江陰
劉氏曰商本湯之號盤庚遷殷後改為殷成湯誓於軍
門之外蓋欲其民先誠其意以待事之至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治民志也○
太原劉氏曰周武王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必待將
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用致民必死之志也○江
陰劉氏曰周武王以兵食接然後誓之蓋欲使民志之
不變也
夏右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
太原劉氏曰夏右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也未

嘗用兵之刃故兵器不雜用兵之刃兵器宜雜六則雜
制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也。○江陰劉氏曰禹以正
德而受舜禪去故無所用兵以兵不繁雜也觀於舜干
羽于兩階士旬有苗格懸可見矣。○
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刃矣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遺去之牛羊葛伯殺而交之又不以祀
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平也湯使人往爲之耕有
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湯治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豈非義乎。○江陰劉氏曰成湯以征伐而有
天下以義爲主故始交其兵刃矣。○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革車三百
輜虎賁三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
夫致師去力而何。○愚按夏商周三代各以其盛者而
言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江陰劉氏曰武王亦以征
伐而有天下乃以力相尚故盡交其兵刃矣。○
夏賞於朝貴善也。

太原劉氏曰夏右氏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江
陰劉氏曰夏賞善人於朝貴用善德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

太原劉氏曰殷人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江
陰劉氏曰殷殺人於市威不善之人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入也。

太原劉氏曰周人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為善之君子懼為惡之小人○江陰劉氏曰周以賞罰兼行所以勸勉君子而威懼小人也

三王彰其德一也

太原劉氏曰夏商周三王彰顯其德則一而已○江陰劉氏曰三代賞罰雖不同然彰其德政則一而矣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太原劉氏曰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之而衛短兵以之類是也短兵以之而守短兵刃劍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兵五兵也所謂五兵者矛鎗弓矢衣甲戈盾之屬是也凡五兵不相雜而用則不能得其利矣長兵弓矢是也短兵鎗矛是也弓矢以衛所以

禁遠也鎗刀以守所以防身也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太原劉氏曰兵器太長則難犯人兵器太短則不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太重則鈍鈍則不能濟事○江陰劉氏曰專用長兵則彼此不能相犯專用短兵則彼此不能相及故五兵相雜而用則可得其利矣太輕者若用騎不用步用弓矢不用戈甲用蓐食不用輜重之類是也蓋太輕之兵雖曰勁銳然不能堅固持久若計一失則必易亂而取敗矣太重者若當用步兵而又兼騎兵當用穴城而復築土山當馳鐵騎而造戰車當因敵糧而大運軍食之類是也蓋兵太重則

必遲鈍遲鈍而行則於事無益矣

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

太原劉氏曰戎車則夏后氏名曰鈞車先導之以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車名寅車先導之以疾也鈞車寅車未詳其制

周曰元戎先良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江陰劉氏曰車製雖同而取名各異也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

太原劉氏曰曲禮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玄

首者象人之執人首黑故也執當依漢書作執音

殷白天之義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

周黃地之道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地之體黃故也○江陰劉氏曰三代之旂各以色而取義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太原劉氏曰章士卒所載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

章是也夏后氏之章用日月尚其明也殷之章用虎尚

其威猛也周之章用龍尚其文彩也○江陰劉氏曰旂

之文彩繪以龍虎日月則其所尚之義明矣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誦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江陰劉氏曰誦通作屈屈而不伸之謂也此言上使其民屈於下文五者謂之多威多威則民不能伸其志矣上不能教養其民如下文五者則民挫其志而不能馭勝矣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使民不得合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叙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使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

太原劉氏曰為有司者又凌辱之此所謂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誦而不伸矣

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詐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有勇多力之人不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

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人陵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矣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趣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太原劉氏曰軍旅以舒緩為主舒緩則民力足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為舒則民力足矣雖與敵入交兵致刃

徒步者不趣走御車者不驅馳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
以其軍不亂○江陰劉氏曰凡軍旅之中以寬舒為主
蓋寬舒則凡事不至急迫而民可盡心竭力樂於趣事
矣故雖與敵交兵致刃步不奔趣車不馳騁逐奔者不
過於前列所以不至於敗亂而無多威民屈之患也大
抵世之凶猛者莫如軍威故軍威一振則萬人披靡苟
於未戰之時不能假借顏色傾身下土則有言者誰敢
盡有力者誰敢輸此所以項羽有垓下之亡而張飛有
帳下之刺也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
太原劉氏曰軍旅之所以固者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
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誠命也○江

陰劉氏曰軍陣之所以堅固而不可輕犯者以其不失
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謹從軍令故也失
行列之政者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是也絕人馬之力者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是也此遲速所以當從嚴令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
入軍則民德弱○江陰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
不入於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
則民德弱者是兵逼於軍文逼於武也○江陰劉氏曰
註見前此言專尚武則失於強專尚文則失於弱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
不問不言讜進易退

不太原劉氏曰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與上
大夫言闇々如也是也在朝廷恭敬而遜順所謂拜命
九官濟濟相讓是也修治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召不至
君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
也○江陰劉氏曰此言脩己待人之意苟或反此則爲
殺妻求將之人矣
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介冑者不拜兵車不軾城上不
趣危事不齒
太原劉氏曰在軍旅中辭語抗而立如周鼎夫屯軍細
柳漢文帝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是也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决介冑者不拜在兵車
不軾不暇爲儀也城上不趣走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

恐惑聚也○江陰劉氏曰在軍旅中則挺然而獨立在
列陣中則馳逐而果敢然甲冑在身者不拜城上不可
奔走敗亡之事不可再言此言軍容不可入國之意也
介者不拜若漢文帝勞軍於細柳營而周亞夫不拜是
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太原劉氏曰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
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江陰劉
氏曰禮文禮也法軍法也有禮不可無法有文不可無
武必相須而爲用也
古者質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
牛罰無所試

太原劉氏曰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
小民之善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言德
皆可舉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是也賞無所生言民皆善也罰無所用言民皆不
爲惡也○江陰劉氏曰廢棄捨也簡忽畧也言棄而忽
諸也古之賢王凡民有德必當明而舉之凡民有善必
當盡而用之此所以有德者必見錄有善者必見用也
李晟馭衆雖廝養小善必記其姓名亦此意也古者帝
王之用刑賞一盡乎公道賞不可以無功而予罰不可
以無罪而試惟在公論而已矣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

用者至德之所致也○江陰劉氏曰帝舜在位不賞不
罰民皆可用何也以其有至大之德化之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罰至教也○江
陰劉氏曰大禹受傳於舜有賞而無罰以其有至善之
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太原劉氏曰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江
陰劉氏曰成湯受命有罰而無賞以其有至重之威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

太原劉氏曰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衰也○江陰劉氏
曰武王之時賞罰兼行者以其民德既衰不得不知是

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太原劉氏曰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江陰劉氏曰凡有功當賞者即當賞之不可使踰一時蓋欲民之速得為善之利也

罰遷不列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
太原劉氏曰罰人之過不遷移其列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江陰劉氏曰凡民罪惡當誅者即時誅之使不過行列之遠蓋欲民速見為不善之害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

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上下皆不伐善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功上下相讓之道若李晟再造唐室而不敢以功自任之類是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謂上下皆服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悔改其過在下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遠離其罪上下皆分惡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罪至上下分惡之道若諸葛街亭之敗請自貶三等之類是也

古者戍^音兵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
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典猶籍也如役
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一
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其也
三年不典者觀民之勞若也下供上之役上觀下之勞
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江陰劉氏曰古者防秋
之兵歸優其役故三年不籍用之蓋憫見其勞若也上
下相報之情若此和樂至矣
得意則愷歌示喜也
太原劉氏曰戰伐而勝得意而還奏以愷歌者示喜也
愷歌軍樂也○江陰劉氏曰愷歌軍勝之歌也愷歌而

回蓋以示喜悅也
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太原劉氏曰偃伯恐有關文誤字或曰偃伯即偃武也
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築天子之臺亦曰靈
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稷察災祥時觀遊飾勞佚此悠
久之事凡勞還^音帥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民之
勞所以示休息其也或者又曰偃姬字之誤也姬伯
即文王也文王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勿亟即所以答
民之勞也未知孰是○江陰劉氏曰偃伯當作姬伯即
文王也文王經始靈臺而民作詩歌之故雖答民之勤
勞而亦示民之休息也

司馬法集解卷中
定爵第三
太原劉氏曰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
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
文義多不可曉其來由未詳而風之氣韻亦大
凡戰之爵位著功罪以遊士申教詔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
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敢亂著明有功有罪者
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勸懲之道取用遊說
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則民知所
遵守而不犯○江陰劉氏曰凡與敵將戰必先定統帥
之爵位著將吏之功罪收攬遊俠之士申明教詔之言

司馬法集解卷中
定爵第三
太原劉氏曰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
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
文義多不可曉其來由未詳而風之氣韻亦大
凡戰之爵位著功罪以遊士申教詔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
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敢亂著明有功有罪者
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勸懲之道取用遊說
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則民知所
遵守而不犯○江陰劉氏曰凡與敵將戰必先定統帥
之爵位著將吏之功罪收攬遊俠之士申明教詔之言

訊音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訊一作誠

太原劉氏曰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變當作辨辨曰入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已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索入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江陰劉氏曰誠約其衆選求材技而用之方慮猶方物出謀發慮也物事也凡料敵制勝必當地方策畧出謀發慮以盡事物之情苟能極其事物之情則能解變人心之所嫌推明衆心之所惑矣猶孫子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禁祥去疑之意也凡取勝之道必當撫養將

士之力以察事機之巧然索其巧在乎人心之動而已若王霸閉營休士而屈蘇茂周建之類是也

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取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務取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私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成字恐誤耻者所當羞惡也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固其兵衆相其地利治其紛亂進止所止服人以正成乎廉耻當約其法省其罰蓋立法雖嚴用刑宜省今日小罪乃殺者正所謂以小警大人人惴慄而自不敢犯其大罪矣下文所謂小罪勝大罪因意正在此若呂蒙泣斬鄉人之蓋笠者是也小罪勝大罪因

太原劉氏曰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或曰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足以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小罪既已即刑則大罪自然而遠矣

順天阜財懾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太原劉氏曰順天之時阜民之財說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此謂之五慮也○江陰劉氏曰順天奉時而不違也阜財因糧於敵也懾衆勸勵衆心而樂從也利地守其地之險阻也右兵弓矢禦安精牙守戈戟助是也

順天奉時

太原劉氏曰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

制之也

阜財因敵

太原劉氏曰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當吾

二十鍾苾苾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懾衆勸若

太原劉氏曰懾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

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利地守隘險阻

太原劉氏曰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險難阻絕之地也

所謂路狹道險名山大塞人夫所守千夫不過是也

右兵弓矢禦安牙守戈戟助

太原劉氏曰右兵者長知相助而為用也在傳曰天子

右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交刃長兵也可用以守交攢竹八觚音長一丈二尺才鈎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凡五兵五當長以備短短以救長迭戰則又皆戰則強太原劉氏曰五兵弓矢交刃戈戟也五兵五當者長以防備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之義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具為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超者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江陰劉氏曰長兵弓矢是也短兵交矛戈戟

是也凡用五兵必須各用其當弓矢以為戈戟之禦戈戟以為弓矢之救故分番而戰則力舒而長文同力而戰則勢勇而兵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太原劉氏曰之或曰當作支傳寫之誤耳言一物則思與侔是謂兩相支持之道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見敵有此物相攻吾亦有此物相對是謂各有其器也若敵人用長兵吾豈可用戈戟短兵敵人用輕騎吾豈可用重車此見物與侔之意也主周勉若視敵而舉將心之也衆心之也馬牛車丘佚飽力也

太原劉氏曰為主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之視敵之虛

實而舉動主者主客之主也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
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也馬所以戰牛所以
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佚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
齊其力也○江陰劉氏曰主將雖能勉勵其衆尤當相
敵虛實強弱而後舉何謂乎將心心也衆心也蓋言
主將同乎士卒之心士卒亦同乎主將之心也馬牛車
兵佚飽言能使其安佚且飽不使勞而饑之所以得其
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反也伍指拇也

太原劉氏曰夫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
敵戰惟節量之所謂其節短是也將軍譬如人之身也
百人爲卒譬如人之四肢也五人爲伍譬如人之指拇

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江陰劉氏曰用兵之
道教當爲先戰當有節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譬如一陣
之中將軍身也士卒肢也軍伍指拇也身動則肢隨肢
隨則指拇皆至矣此所以謂之有節也
凡戰權也鬪勇也陳巧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鬪者勇而赴敵也陳
者巧而取勝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下缺文當作氣作
其氣則可以戰善鬪者以其有勇也陳始於丘井之法
八陣六花皆本於此觀乎李靖所謂陣間容陣其巧固
可見矣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太原劉氏曰用其人之所欲用者行其人之所能行者

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江陰劉氏曰吾之所欲者則必取而用之若大夫種之有七策越王擇而用之之類是也吾之所能者則竭力而用之若水戰南人所長而周瑜從黃蓋之計以焚赤壁之兵是也吾之所不欲者則廢而不用若崔浩不欲南伐乃陳天時不利五者之類是也吾之所不能者則廢而不行若李光弼以野戰不若史思明而不與戰之類是也敵不欲者使敵用之敵不能者使敵行之若秦間於趙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將耳凡若此類使與我相反則吾兵可勝矣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太原劉氏曰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六也○江陰劉氏曰註見下文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太原劉氏曰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

人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言微妙於

行事也此所謂有天○江陰劉氏曰凡行師振旅時日

既定無風雨怪異間阻不至變遷而龜之勝兆隱然而

見是謂得大時者也

衆有有因生羨是謂有財

太原劉氏曰衆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生羨此所謂有財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吾之財力既有以復得之於敵國因生羨餘此所以謂

之有財也。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太原劉氏曰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利以備之此所謂有善。○江陰劉氏曰軍旅之中人皆習於戰陳之利又能極推事物之理以為豫立之計若傳永知南人好夜斫營豫置火止流以誤之又若韋孝寬堅守玉壁外盡攻擊內應無窮是也此所以有應變之善也。人勉及任是謂樂人。太原劉氏曰人相勉及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即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太原劉氏曰大軍用固其陣多力用煩其陣堪物簡能

治氣物能應卒此所謂行豫之道。○江陰劉氏曰軍勢大者必當以堅固持重為本不可輕躁率易兵力多者必當廣施教令明定分數上暇而間入教而習所以治衆如治寡多而益善也堪者能也任也簡者要也大也物事也卒急變也為將而能任其大事則其戎政至簡而且治矣所謂見物應卒者言其事至物來而能隨機應變也若此者皆由教之有自行之有素也。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太原劉氏曰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江陰劉氏曰車輕則堅步輕則勇復以弓矢禦於前敵不敢犯故謂之大軍也。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太原劉氏曰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內力者
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陳○江陰劉氏曰凡陳
有嚴密安靜之勢內必多強壯驍雄之力是謂堅固之
陣而敵不敢犯李光弼望史思明之衆言賊鋒雖銳然
方陣而置不足為真正謂此耳

因是進退是為多力
太原劉氏曰因是固陣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此所
謂多力○江陰劉氏曰因固陳之理而得進退之法此
所以謂之多力也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太原劉氏曰上間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陣煩陣者煩
煩於陣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江陰劉氏曰上得間

暇人習其教所以謂之煩正之陳也

然者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太原劉氏曰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堪物者堪為
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別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
簡選治才也○江陰劉氏曰辨別也別也此承上文上
暇教而言也夫一陳之內部伍統帥各有所職而秩然
不乱則所職之事因是而明辨矣謂之簡而且治不亦
宜乎

戰參
穉眾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

太原劉氏曰稱量兵眾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
之虛實強弱令陳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

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
徒相因而絕此所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
也○江陰劉氏曰稱銓也欲稱其兵之衆寡必因其地
之廣狹此即孫子所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
稱生勝是也李德裕料陝州無十五里光明長甲蓋出
乎此真家之術今出乎一因
孫子有言曰因形而制權因形而措勝於衆兵因敵而
制勝能因敵而取勝者謂之稱又曰行軍必有因之間
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觀乎古之名將之用兵孰不由於
因敵之令陳而取勝乎故龍且不夾澗水而陳則韓信
不能囊沙壅水以斬之史思明不嚴命李日越必擒光
弼則光弼不能還壘而降二將也今日因敵之令陣然

後以為攻戰守之計若出一揆參人伍也夫兵之一進
一退一止必用前後相序車徒相續不可散漫錯亂以
失統律此所謂戰陣參伍之法也其詳見李靖論伍法
之要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狀悞技控調煩肆崩緩是謂戰患
太原劉氏曰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信也
不和者兵不協和也怠者不致謹也疑者有所惑也狀
者棄絕之也悞者畏懼也技控者言意不相順從也調
者詰調而不伸也煩者擾亂也肆者放肆也崩者崩墜
也緩者縱弛也此所謂戰患戰患者為戰之害也○江
陰劉氏曰怠疑上怠而下疑也狀損也伏也悞懼也退
伏而畏懼也技岐也控撐拄也謂傍生邪議而沮壞事

機也謂通作屈頓壞也挫也言屈辱而頓挫也肆恣也
崩潰也緩遲誤也恣肆崩潰寬緩而無紀律也此皆臨
陣取敗之患也

驕之慎慎吟嘖音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太原劉氏曰驕之者驕而又驕之甚也將驕者敗項
梁非破秦軍有驕色是也慎之者畏而又畏畏之甚也
畏敵者敗符登壽春見八公山草木皆為晉兵有懼色
是也吟嘖者軍有呻吟喧嘖之聲虞懼者人有憂虞恐
懼之色事悔者作事後輒悔此所謂毀折毀折者敗毀
而傷折也○江陰劉氏曰驕之者謂將驕而兵亦驕惰
也慎之者謂將無謀慎之而兵亦畏縮也吟嘖也嘖嗟
怨之聲也虞慮也虞懼防慮太過而反憂懼也事悔事

已誤而復追悔也此數者乃自毀傷折損之禍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太原劉氏曰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者剛也剛柔者有
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伍而五之言變化不
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之險易
廣狹也凡事必兩件對待此所謂戰鬪權變之道也○
江陰劉氏曰堅柔謂車堅馬良也參伍易參伍以變三
相參為參五相伍為伍兩周禮五伍為兩亦軍伍錯綜
之數也上文既言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以為戰參之
法矣此言大小堅柔參伍衆寡者蓋以明其車堅馬良
各適其用隊伍精明不失其列也戰權戰陣之機權也
凡戰間遠相適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欲戰問其遠而觀其通問者問使也問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蒲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也觀通如見鳥起而知其虛歎驚而知其履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黃蓋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踰大峴山見南燕禾穀成熟在野而喜是也貴信者賞信罰必也惡疑者祭祥去疑也○江陰劉氏曰間游偵音也即今之細作也間遠使人覘敵之虛實於遠也觀通使人察敵之動靜於近也因時因得天時也因財得敵人之財也貴信貴其有信於眾而成功也惡疑惡其使眾疑惑而敗事也所謂因時者若崔浩議擊蠕音之類是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患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眾

太原劉氏曰振作兵士之氣當喻以義則士氣自倍作事當乘其皆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惠用其惠則人感而心服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為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杜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故以亂驚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及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眾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還突圍拔出餘眾是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者必先明其大義在我不行至

於天時又當奉承而不敢違所謂作兵義而作事時也
所以使人喜見敵眾靜見敵亂暇見敵危雖臨於難而
猶不棄其眾也又曰作者興也與兵主義與事順時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太原劉氏曰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眾信能任民在
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刃上當果以
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刃謂以兵刃相接也○江陰劉
氏曰刃上猶言兵交之際也敏捷也為將之道居國之
中則當以信服眾在軍陣間則當廣以威武兵交之際
則當果敢敏捷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太原劉氏曰在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法則

大小齊一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遇敵莫當○

江陰劉氏曰既能立其信義則居國而能和矣既能廣
其威武則在軍而有法矣既能致其勇敢則兵交而見
功矣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太原劉氏曰居國要見和好和好上下之情不乖在軍
要見方向軍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見信實信
實則罰當罪而不濫○江陰劉氏曰方向慕也居國而
和則人見愛矣在軍有法則人見向矣交兵知勇則人
見信矣

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太原劉氏曰凡布陣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鬪惟密

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難犯○江陰劉氏曰凡陣行則當疏交戰則當密五兵相用則當雜蓋陣疏則不亂戰密則力齊兵雜則有功

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言其限人長而交兵其限人太原劉氏曰人教以敦厚靜專乃底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也○江陰劉氏曰言軍旅衆多而教令忠厚所以靜而治也以威利章連下文○愚謂此句屬九煉一節言軍士既教以厚重靜密然後乃治理威令而宜示以條章也未審然否

相守義則人勉軍中太原劉氏曰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江陰劉氏曰威武功利而有章上下相守而有義則人自相勸勉

矣又曰章條章也義信義也軍中慮多成則人服軍中

太原劉氏曰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自服○江陰劉氏曰先出謀發慮事事有成則人自悅服且其

時中服厥次治軍中太原劉氏曰時入中心悅服其序次皆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江陰劉氏曰義理久明未敢強解○愚謂時是也於人中心悅而誠服其次者亦皆草面而順治矣未審然否軍中物既章目乃明軍中

太原劉氏曰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著物色者乃旗幟幡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江陰劉氏曰軍中旂幟

昔物也旗鼓乃軍中之耳目今日日月乃明蓋取其物色有章而視見明白也

慮既定心乃強

太原劉氏曰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江陰劉氏曰爲主將者計慮勝負已定而不爲邪議所惑則心有所主而能自強無畏矣若周瑜所謂請得精兵五萬人往進要口保爲將軍破之之類是也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太原劉氏曰或進或退無所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名上下疑有關文○江陰劉氏曰凡爲偏將者率其所部輕進輕退而遂小疑見乎敵人而又無謀故犯軍令以致敗績耳即誅

之然當明正其無謀無慮之罪不可易其姓名也無變其旗者蓋人當易而旗幟方色不可換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太原劉氏曰凡事從於善則長又因依古道則行之誓

告衆士振作人心章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

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江陰劉

氏曰誓誓書也章誥章也即湯武之誓誥也厲災異也

祥祥瑞也凡爲事從善者其理必長若欲遵古則當依

誓書而作誥章蓋誓誥之言無不盡善故當遵而行之

此所以王者無敵而吾之兵衆乃強也然作誓誥猶當

盡滅災異祥瑞恐惑人之視聽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

至死無所之是也昔漢高祖正宜因古作誓禁何其孤

勢弱懼楚偷安又無伊呂之臣所以不敢明立誓諾但與秦氏約法三章觀乎大風之歌安得壯士兮守四方則其始終不足以繼湯武之志可見矣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太原劉氏曰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宜被之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使敵莫能禦前曰滅厲祥此止曰滅厲無祥字恐遺之也成王者之基業混一天下之形使人皆心喜悅此所謂兼用其人也○江陰劉氏曰滅災之道以義爲主義乎於人則災異自彌所謂妖不勝德也唐李孝恭言盃酒變血賊投首之兆即此意也今而明此大義蒙之以大信臨之以強勇成立

國家之基以一天下之勢則人孰不喜悅所謂兼用天下之人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太原劉氏曰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成其溢者驕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江陰劉氏曰真家權術始甚於此然遇世之安史之凶不得不如是也成其溢者使敵人窮奢極欲沉湎酒色六與士不淫刑不道廢絕忠鯁信任姦回大失人心人神共怒是也奪其好者結其英雄收其游士釋其囚禁截其糧道據其要害取其兵馬絕其救援分其兵勢是也權謀已行則吾可乘其弊於外而其衆自亂於內矣○愚

謂此陳右山所謂穰苴之所知者而謂先王為之乎是也

一日人二日正三日辭四日巧五日火六日水七日兵是謂七政

太原劉氏曰初一日任用賢人次二日正以卒下次三曰備為辭命次四曰盡其巧技次五日慎火攻之法次六曰脩水攻之利次七日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江陰劉氏曰人智勇謀畧之入也即太公所謂行師當用七十二人是也正天下之正道也辭命也軍國之間以辭命為主辭嚴而正則可以服敵辭失而卑適足其以致釁若日相之絕秦趙答之使魏是也巧巧於應變也火即孫子所謂五火是也水即韓信之背水

壅水是也兵即上文五兵是也此所謂兵家之七政也榮利耻死是謂四守

太原劉氏曰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耻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耻死所以罰惡此所謂國之四守也○江陰劉氏曰榮爵祿也利恩賞也耻窘辱也死刑罰也義爵不可濫予恩不權可濫施士不可輕辱刑不可妄殺此四者誠主將之大宜謹守而用之故謂之四守也爵賞固不可濫然漢高取非已有而與人則不可拘於此矣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太原劉氏曰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屬

祥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容色喜色也。積成怒意也。喜而賞則假之以喜色，怒而罰則震之以威嚴。賞罰既行，人必信服，即當改變其意，以待其下，不可喜而不已，怒而不解也。

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太原劉氏曰：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困常懷懼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江陰劉氏曰：此因上文而言。凡行此道，唯有仁心者，則民見親然有仁心，而無信義則為假仁之人，而反喪其身矣。若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涕泣，分飲食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是也。○人正正辭辭，火火文正。

太原劉氏曰：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止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彛不共而楚人請盟是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四，而不言巧水兵者，未審何意疑脫之也。○江陰劉氏曰：註見前。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眾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飾之，因其所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謂戰法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

既鼓三軍之勇氣然後以發其政令政令既嚴又必假之以顏色道之以言辭人心畏懼則因其畏懼而戒以敬謹人心欲戰則因其欲戰而使之奮勇入敵所制之地又當分以職命若為奇兵者則當間道嚮敵為正兵者則當分布營陣為餽餉者則當力通糧道使各就其職罔敢違令此進戰之法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

太原劉氏曰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自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江陰劉氏曰凡人之容貌可於衆人之中求之然當試以名實節行務見其善必使行之又曰擇人任將聖人所難苟不試以名行而輕信委任則豈不

至於獲軍敗衆而誤國家之大事哉是故特勇者無謀輕躁者無知矜己者無識傲物者志驕嫉賢者性姦妬才者心險不孝者無君好殺者無德貪財背義好色亂倫嗜酒者誤事士之名行有一於此豈可任乎必也清廉寡欲下士親賢孝敬寬仁好謀尚義明足以破姦智足以決勝讒不能入利不能動剛不好殺柔不受侮忠君之志死生不移士或有一二斯可擇而任用苟能兼此數者則可以為大將矣此則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之道也

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太原劉氏曰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以將之若令

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
得義之宜謂之法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江陰劉
氏曰若所行果有不善則吾仍自將之不使其獨將者
行而果善因使勿忘其善如此者三則可成文而成事
矣此乃人生之宜取士之法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
變七曰專

太原劉氏曰治亂之道初一日仁仁者愛之理也次二
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次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次四
曰一一者誠實而無忘也次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次
六曰變變者權變也次七曰專專者專一也○江陰劉
氏曰仁即上文之仁信即上文之信直事理之宜也一

三軍一人之一也義亦上文之義也變權變也專即下
文所謂使法在已曰專之專也此七者誠治亂之大道
也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
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太原劉氏曰初一日受受者能容物也次二曰法法者
明法令也次三曰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也次四曰
疾疾者機事欲疾也次五曰御其服制其戎戰之服也
次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色也次七曰百
官宜無淫亂之服也○江陰劉氏曰受者受君命也即
太公所謂卜吉日以受祭鉞也二曰法者軍法也即下
文與下畏法之法也三曰立者立其計也四曰疾者即

黃石所謂攻敵疾則備不及設也五日御其服者整其戎服也六曰等其色者戎衣既整必當齊其色也七曰百官宜無滌服者軍中之服宜與衆相同不可衣異色之服以亂軍號也御其服者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御其服者太原劉氏曰凡軍旅之中俾法令出已謂之專一上與下皆懼法方可謂之法也○江陰劉氏曰法在於已則不爲人所變與下畏法則法自重而人不敢輕玩法在已者即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也御其服者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太原劉氏曰軍中無小聽則戰無小利言聽之大而戰之利亦大也謀慮所成而行之以微妙此謂之道○江

陰劉氏曰善用兵者形入而我無形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凡張虛聲而示我者皆詐也豈可因其輕報而聽信哉昔李德裕不信有十五里光明長甲正爲乎此戰無小利者假如敵有十萬之衆而以千人誘我雖可以勝而後有大敵在後豈可貪其小利而輕戰哉若陸遜不擊其班司馬懿不取小利以驚之是也日成行微曰道疑有誤文日成宜作日戒猶言毋小聽毋小戰日戒其衆而行其至微之策故謂之道未識是否智若詳之御其服者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不若急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右之政也御其服者太原劉氏曰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專其事下不服則申

之以法令人不相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則人相信也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之之不急惰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及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凡進戰之道正計不行而為邪謀所沮則當用權以專之其下有不服則當用法以治之人或不親信則當立信以一之又勵而怠惰則當迂動之衆心有所疑則當變更之與治若此而人不復信上則前法不可再行矣此自古兵家之政也又曰此專字與上文專字不同蓋上文之專法在於已故能行其軍令此則為人所擾正不能行故當以已意斷之若曹操所得荊州將順江東下張昭等勸於

孫權曰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曹肅周瑜以為不可勸進兵擊之權因拔刀斫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大破操兵於赤壁此則所謂正不行則事專之一畧也

之... 後... 司馬... 嚴位... 凡戰... 太原... 至於... 輕... 之心... 任重... 人皆... 閑言...

司馬法集解卷下

嚴位

太原劉氏曰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首有位欲嚴三

字故以嚴位名篇篇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粟力欲窳音氣欲閑心欲一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

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粟嚴粟則下不敢犯衆人之欲

輕窳輕窳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

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江陰劉氏曰位欲嚴言其

任重而爵位當尊嚴也政欲粟言其所執之政至大而

人皆畏慄也力欲窳言其能養戰士以力深厚也氣欲

閑言其能撫循士卒而上氣安閑也心欲一言其上下

同欲三軍之心同一心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等道義之人等者任之有等
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橫之方察名與實
相稱與否也。江陰劉代曰等齊也比也道義忠信是
也忠忠於君信信於眾也戰陳之間不過此二者而已
人固有高下大小忠信道義則無異也故當齊之如一
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大衆相聚故當立其卒伍以辨之
率伍既立又當定其行列以布之正東西縱橫之道以
約之若尉繚子所謂百有二步立一府柱是也名實
猶言才名行實也人固有名過其實者譬如本無材勇
而任材勇之力本無智謀而居智謀之位正若李元平

爲將敢發大言後果爲李希烈所擒此所以當察其實
而用之也一說等齊一也道即聖人治平之正道義即
人臣忠孝之大義古之用兵必以道義爲本故以有道
伐無道以大義誅不義得之者王失之者亡此先王之
戎政也今言等道義者蓋欲使三軍齊一也人人皆知
此理而不敢違背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相次爲行相
並爲列東西曰縱南北曰橫昔布列營陣之法也名實
才名行實也人固有虛名而無實者有泥古法而不知
機變者有恃武勇而無謀畧者有矜己能而不納人言
者此所以士無全才必當察其名實而用之
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
視之則不散

太原劉氏曰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足
有畏則密其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候之坐蹲坐也蹲
坐則易奮起也遠者視之則不畏迺者勿視則不散此
二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江陰劉氏曰俯低首也坐
亦跪也凡與敵交戰立而進者則低首而不仰視坐而
進者則坐下而待敵至低首而進則遠視敵人而不畏
坐而相待則近視敵人而不散此明御衆進戰之法也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遠徒甲籌以輕重振馬噪
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勝行而寬誓之

太原劉氏曰凡平伍之坐使在下之人分左分右孫子
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披甲而坐若
春秋左氏傳裏粉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

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凡平伍之位遠徒
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
皆譟呼之陳而待之跪而坐坐而伏勝行則寬以誓之
寬謂不狹迫此節亦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疑有
闕文未詳其義或曰坐伏則勝者蓋兵無伏不勝兵之
所伏必當坐而潛藏深秘其形不可輕動待敵入吾伏
中然後應號而起不可遽見其兵遽然奮擊以致驚亂
此真所以行而寬誓之也一說伏待敵人既受吾制固
當大呼鼓譟而進然或敵人預知我謀設計而進則不
可窮其深入恐反受其制也敵或已入吾伏而輜重器
械未曾委棄其後所處又得高阜之地必欲與我死戰
又當緩之俟其解解其甲乞降將散然後因勢取勝苟

不顧利害大肆兵威奮勇而進天道好生惡殺未必無
反敗之道此所以用鐸止之也

趨諫鼓而進則以鐸止之

太原劉氏曰嗾呼而起鼓之而進欲住則以鐸止之○
江陰劉氏曰三軍起行謹諫聞鼓而進不止者則以鐸
止之

銜枚誓糧膝行而推之

太原劉氏曰枚如著銜於口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
襲敵則銜枚而誓糧乾粉也若食糗粉則令小坐膝行
而推之此句上下亦有闕文○江陰劉氏曰誓糧誓裹
乾粉糧糗蓐食也

執戮禁顧諫以先之

太原劉氏曰執戮敵人禁勿迴顧當諫呼以先之○江
陰劉氏曰執戮執殺退陣怯戰之人禁顧禁約內顧沮
衆之士然當以身先士卒則能執戮禁顧矣又曰身先
士卒在偏裨前鋒之將則可若居主將之位而以身先
之萬一事有蹉跌則中管旌鼓委之於何人要在不言
飢渴與之安與之危可也

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太原劉氏曰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之以
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
職任之也○江陰劉氏曰若三軍畏懼太甚將有崩潰
之勢則當收令勿殺示之以和顏悅色告以所生之理
使循省其職勿用驚怖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或可師
可服
太原劉氏曰凡行三軍一人之戒不過分日一人之禁
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此句上下亦有關文敵方疑或
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江陰劉氏曰凡三軍交戰其
戒不過屬於分令之日今已決戰而其禁令行之不息
則軍士驚惶亦不暇分食矣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
固以兵勝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佚飽
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固則能久以危
則能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從以坐固甲以重固是也

危者上文噪鼓而進孫子所謂其勢險其節短是也
能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新氣則勝士衆以甲胃
爲固軍旅以兵刃制勝○江陰劉氏曰何謂力凡糶運
充積車馬堅良士卒衆多兵器鋒利皆力也何謂固主
將有謀堅思持重師行有紀士卒用命兵不浪戰利不
小爭皆固也用兵以強力爲本然非養其銳氣鼓其怒
氣則不能以取勝若王翦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循之
章孝寬不顧其姪士卒感勵皆有死難之心之類是也
何謂危戰陳以固堅爲主然非出於危道從於危策則
亦不能以取勝若韓信之背水陣鄧艾之緣崖魚貫而
進李愬之雪夜入蔡州之類是也與敵相持誠以本心
密靜爲固然亦當以新氣爲勝新氣者閉營以養士氣

若士霸軍中壯士勦髮請戰也衣甲堅厚者則可以
固身刃兵鋒利者則可以取勝此皆進戰之法也又曰
氣何以曰新蓋作之則新不作則餒矣又曰作氣之法
有二有銳氣有奮氣銳氣出於休養之間奮氣生於感
激之際故世平之將必以銳氣而成功離亂之臣必以
奮忠而濟難此士氣之所以分忠勇之所以立而為將
者不可以不知也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太原劉氏曰凡車以密則固密者陳不欲踈也徒以能
坐則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如鳥之將
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
甲以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制勝輕者便利也○

江陰劉氏曰車古者之兵車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戰則以此車居先古可用而今不可用所
以可用者惟晉馬隆之偏箱車唐馬燧之撥韞音覘車行
以載兵止則為陣後之戰車惟此可用故周禮曰險野
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徒步卒也坐即危則坐之坐甲鎧
甲也兵弓矢戈戟也重堅厚也輕鋒利也蓋車密
則擊犯徒坐則不散甲厚則心安兵輕則鋒利也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
若一兩為之撤惟權視之

太原劉氏曰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
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
於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心兩心交定則

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心，主惟以權變視也。
○江陰劉氏曰：人有取勝之心，則一心懼敵，亦有懼是視矣。兩心
交定者，言彼此之心各有所算，而兩相交定也。兩利若
一言，彼之利在何處，我之利亦在何處，使彼此之利明
見如一而不可失也。兩為之職，言彼何人可以當吾某
將，何人不足以當吾某將，使彼此相當，皆非吾敵。然後
以權謀觀之用，圖進取之計，此即孫子所謂知彼知己
百戰不殆之意也。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
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
止。

太原劉氏曰：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
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
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
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
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
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
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
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
故戰道須要相為輕重可也。舍止要謹兵甲，謹兵甲防
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之遇也。與人
戰要謹進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甲不謹被敵襲之
則無所禦，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

來乘我必至於敗。○江陰劉氏曰：凡步騎不兼兵器，不利資糧不多，謀策不長，倍道兼行，越險而進，輕信請和，皆謂輕也。以輕行輕者，若李陵恃荆楚劍客之勇而橫行沙漠之類是也。將出師數兵出，民固壘，重營糧車，塞路遲疑而緩，卜吉而行，務尚虛名，泥習車戰，頓兵救患，千里襲人，皆所謂重也。以重行重者，若先王連營六十里，秦符堅竭國遠征之類是也。以輕行重者，當以重兵進取，乃以輕兵挑之，此所以力不能敵而取敗也。以重行輕者，當以輕兵而入，乃以重兵取之，此所以猝遇敵人而受戰也。故善戰者，動則相為輕重，居則謹其甲兵，行則慎其行列，戰則謹其進止，此所以無輕重之失也。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層輕，服美重。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快足也。能以身卒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其輕也，奏奔奏也，輕疾速也，鼓輕則人趨，舒鼓欲其重也，舒緩徐也，重遲重也，鼓重則進止易，層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江陰劉氏曰：慊，愜也，快也，卒，卒先也，言主將凡事以敬為主，則能快愜衆心，凡事率先而行，則能使人悅服。主將威令過拘，頻頻亦謂之輕，若諸葛亮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是也。主將威令過於閑暇，則謂之重，若李廣舍止不擊，刀斗幕府省文書，是也。奏，疾也，急也，舒緩也，徐也，凡

兵以鼓進鼓聲太急則失之於輕太舒緩則失之於重
服戎服也層如肌膚之淺薄也凡戎服之製淺薄則失
之於輕戎服之製平美則失之於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太原劉氏曰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乃可以行重
地也○江陰劉氏曰凡車馬堅良甲兵鋒利所謂輕重
得宜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太原劉氏曰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享擅也生期
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死也將
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舉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
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於生全則不能

果敢於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
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
江陰劉氏曰主將謀畧與衆雷同而無過人之智故戰
然所獲之利也主將專於己莫不用人之良策即太公
所謂勿以獨見而違衆故戰則必敗所以士卒多死也
主將無死敵之志動心求生所以部下多疑惑也主將
恃勇無謀惟知死戰所以多不勝也此即孫子將有五
危之意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太原劉氏曰凡在下之人感恩之心深則致死激而怒
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懼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
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江陰

劉氏曰好生而惡死者人之常情也然在上者誠能感之以恩撫之以義則人視死如歸矣死愛者如具龍咒疽而卒死於敵是也死怨者若田單令燕軍剽齊降卒是也死義者若田橫之壯士死於海上是也死利者非言玉帛子女蓋爵祿功賞皆是也此所以能致其死於利也五死之理惟義近於死正其詳見下文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輕於死是不愛其死也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死鼓櫓死變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江陰劉氏曰教法令也道忠義也言進戰之道以法令約束三軍則三軍畏法而有死敵之志若李光弼磨旗者

三而諸軍爭奮之類是也以忠義約束將士則將士感激而有死難之心若李晟屯兵渭橋士皆雪泣從命之類是也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斯言信有徵矣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大原劉氏曰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闔順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凡與敵戰有勝有負勝者得乎天得乎人也負者失乎天失乎人也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

無過皆息

太原劉氏曰皆息未詳猶瞬息也未知是否凡與人戰三軍誓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誓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命無過瞬息之間○江陰劉氏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者蓋三軍之交戰也一日之戰期二日決勝負三日收衆軍事乃完矣後欲再戰非出旬日明見可勝之利則不可舉兵分日皆息乃一人之事故定而即止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太原劉氏曰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今即下文執畧守微也其次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舉旗也執持也畧謀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所謂本也或用本

或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江陰劉氏曰凡用兵而有大善者蓋用其本故也奉天時順人事伐叛以仁懷柔以義故不事其草一舉而天下乃安所謂用其本也其次得人心因地利治亂以兵誅逆以武故力事干戈一戰而天下亦定所謂用其末也本末之首固雖不同然當其方畧守其微密以權行之此所謂本末唯權也又曰權時宜也當用本則用本當用末則用末也守微即黃石所謂鮮能守微是也又曰微密當作微弱蓋爲國之道強大易爲微弱難守昔越爲吳所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既而反國乃苦身焦思坐卧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與百姓同其勞若彼二十年一舉而遂滅吳漢王既入漢中乃燒棧道此其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之意後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趙反書遺羽使羽北擊齊趙故不數年而成帝業此皆操持方畧守其微弱之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太原劉氏曰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之能制勝耳若張遼守合肥與兵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江陰劉氏曰凡取勝之道三軍之衆舉動若使一人故能戮力同心而可以取勝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太原劉氏曰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各有所主焉

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右顧右前顧前後顧後者有鼓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足七鼓若兼齊則大小畢戰三軍皆進矣○江陰劉氏曰鼓爲三軍取勝之號故因各物之用而取其聲音以紀之也其節備於尉繚子勒卒令篇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車馬甲冑既固勿用持重若用重兵進戰勿得盡行凡重兵盡行則危殆而不安矣○江陰劉氏曰凡戰陳旣堅固則不可用遲重之兵既用遲重之兵則不可輕率而進旣已輕率而進則不

可盡數而入若盡數而入不留接其於外則必至於危殆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陣之難使人可陳爲難又非使可陳爲難使人可用爲難言得人而任之則可陳矣猶孫子擇人而任勢之說然人又非知之爲難能行之爲難也○江陰劉氏曰此言陳易而用人難知易而力行難耳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太原劉氏曰凡人每方各有所稟之性此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

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也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化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化民成俗之義○江陰劉氏曰有一方之人必有一方之性所謂性州異者言其居處飲食言語衣服各有不同也一方之性與一州之性不同則以一州之法教之而成一州之俗一州之俗與天下不同則以天下之道化之而成天下之俗此所以可陳可用而可行也道即孝弟忠信禮義廉耻通行之首是也
凡衆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
太原劉氏曰凡兵之衆寡既勝與否兵刃不告其利甲胄不告其堅車乘不告其固馬匹不告其良告者言之

於上亦誇伐之意衆士不自誇其功反是則不得其爲
臣之道矣此句上下疑有關文此一節即前篇上貴不
伐之士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之意○江陰劉氏
曰凡衆寡與敵交戰旣已勝矣則不必言若有不勝爲
主將者兵不戒以鋒利甲不戒以堅厚車不戒以輕固
馬不戒以馴良裝不戒以自多將欲復戰愈不得其理
矣自多猶言恃其兵衆而不知其戒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若使不勝取過在
已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勝則與衆人分善分善謂與衆人
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立賞罰若使人戰旣有不
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

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江陰劉氏
曰若戰已勝則與其下各分其善不可以爲已功若欲
再戰更當重其賞罰恐人恃其前勝而不力也若戰而
不勝則其責在已不歸於下再戰則當誓其士卒以身
先之亦不可依前敗之法而行凡依前言而戰或勝或
負勿相及其道此謂之正法也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闔以信專以利勸以功
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太原劉氏曰凡民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激之使戰以
智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闔以信專一其心以利勸
其勤惰以功較其所勝故上之心中乎仁而行中乎義
也堪別物之是非者智也堪任大爭者勇也堪與衆持

又者信也。○江陰劉氏曰：凡居上而吊其民也，以仁教其愚，以義戰其國，以智決其勝，以勇闢其力，以信一其心，以利勸其志，以功勝其敵，故民之心合於仁，士之行合於義矣。堪任也，能也。物事也，言為將而能任其大事者，以其有智也，能克其大敵者，以其有勇也，能與眾持久而者，以其有信也。

讓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効其力。予一作子

太原劉氏曰：相讓以和，則人心自洽，予猶許也。不循不順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已，則下之人皆爭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說其心効其力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人有堪物堪大之才，又能謙恭而

和使人，權洽雖自己之子，賢亦當薦之，非為循其已私。若祁奚之薦祁午是也。蓋薦賢為人，非為乎己。故與人爭之，若子皮之薦子產是也。此所以能悅人之心，而能使人効其力也。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窳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靜者，避其兵強盛而靜者，擊其兵之遠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輕窳者，擊其敵人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夫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微，靜兵少而靜也，強，靜兵多而靜也，閑，窳人閑而力深窳也，大懼，大敗而驚。

惶也小懼小驚而益備也此言當審敵之強弱虛實而
戰避也

用衆第五

太原劉氏曰用衆者用衆以戰也以首有用衆二
字故以名篇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陳若用衆宜
整治其陳兵寡宜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踐墨隨
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用衆要知進
知止所謂五代六代乃止齊焉用寡要知進知退所謂
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江陰劉氏曰所用之兵若

少陣宜堅而固所用之兵若多陣宜嚴而治少利教煩
多利法正用衆而進當思所止之地用寡而進當思所
退之路蓋進不思所止之地是魯而無智也退不思所
出之路是拙而無策也此用兵之大忌也

衆以合寡則遠畏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
之則自用之

太原劉氏曰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遠圍而闕其一
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寡以待
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江陰劉氏曰
遠畏闕之即孫子所謂圍師必闕是也闕之之勢若分
兵而迭擊使敵人逸而不能走也少以待衆必疑懼
吾當身先士卒自導用之若慕容農之擊石越言彼甲

在外我甲在內之類是也

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太原劉氏曰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此疑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偏裨部將擅專敵人之利乘勝進取則當釋吾之旗迎而返之蓋因敵來可克恐其深入陷伏也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畏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太原劉氏曰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如張遼突入吳衆而受圍是也敵人若寡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使○江陰劉氏曰若敵衆我寡猝與敵會則當相度其衆而受其圍畏然後四面奮擊若高歡為圍陣於韓陵以破爾朱兆是也敵或受圍於我若

寡若畏吾當避之開之以縱其生路恐其併力致死於我也困獸猶鬪而况人乎正謂此耳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地兼舍環龜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背風之背背山之高右高左險者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也沛澤也地道路傾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者宜舍止之也○江陰劉氏曰歷過而不息也沛沮澤也地敗地也環地龜形背高而圓如環龜之狀也屯營者當營於環龜之地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既設觀其動作如何又當

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謀而無鼓進其兵
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必兵伺之如趙奢厚
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江陰劉氏曰設其計以觀敵
之動作視敵之變而後舉若有所待
勿擊其鼓待其
其變動而變之也此必有缺
其兵伺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
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
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
其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何設計動之而
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觀其治亂如何。江陰劉

氏曰敵或衆或寡必當伺之以觀其變動一進一退必
當察之以觀其陣固與不固敵處危困必當審之以觀
其懼與不懼敵雖安靜必當覘之以觀其心急與不急
又必誘而動之以觀其疑與不疑探而襲之以觀其治
與不治不固則邀之危懼則逼之怠惰則擊之不疑則
進之不治則攻之此與下文擊疑之意雖同而應變則
異也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
乘其悞
太原劉氏曰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
加之致其力之屈襲敵之規也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
所謂乘其無備也阻其所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伐

謀也乘其敵之畏懼即所謂擊其大懼也○江陰劉氏
曰擊其疑若蘇茂陣動而寇恂擊破之是也加其平若
杜預遣周旨伏兵於樂鄉城外縱軍入城以虜孫歆是
也致其屈若王霸閉營休士以屈周建是也襲其規若
于謹料蕭銑之必出下策乃令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
津斷其走路之類是也因其不避言敵與茂遇自知兵
力不及而不知避必與我戰則其指置乖方陣亂不整
可因而擊之即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是也阻其圖
若陸抗決堰以阻羊祜浮船改以車運大費功力又若
韋孝寬宜於華谷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之類是也奪
其慮若李愬慮兵元濟倚任於董質乃訪董質之母令
以書召之之類是也乘其懼若達頭聞史萬歲之名懼

而引去萬歲追擊大破之之類是也此即太公十四變
可擊之意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江陰劉氏曰若追真敗之敵則
太原劉氏曰凡從敵人奔敗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
路則慮之恐有伏也○江陰劉氏曰若追真敗之敵則
當乘勝長驅若唐太宗之平薛仁果於坊城是也敵人
或止於路則慮之而勿進若于謹偽立路左以邀齊神
武也

凡所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太原劉氏曰凡所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
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還反之慮無反慮恐為敵
所薄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用兵當謹進退也註亦是

前
凡戰先則弊後則憊息則怠不怠亦弊息久亦反其憊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
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
必生若不休息之其力必致疲弊休息若又有畏懼之
心○江陰劉氏曰凡與敵相對不見勢而先動者必先
疲弊然身可而亦不進則必反有畏懼之心或曰兵法
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今言先則弊者何也蓋此言對陣
不可先舉彼言預為討賊之計也故止而不動則人心
怠惰然徒勞不止而人亦必疲弊久止不進則亦反生
懼心必若王剪善撫士卒使之投石超距可也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太原劉氏曰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
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
其退還之心也故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也○江陰
劉氏曰此言為將不可內顧若李晟下令曰國家多難
乘輿播遷是危死節自吾之分晟家為賊質右左有言
者晟泣下數行曰天子安在敢言家乎又令軍中曰五
日內不得輒通家問是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太原劉氏曰揀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眾人之強
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江陰劉氏曰此
言戰勝取用之法也選良選用敵之賢良而任之也若
晉用苗貳皇具用伍員唐李愬技用李祐是也次兵得

敵人之兵器車馬編次而用之也此所謂取人之強而益吾之強也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舟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專心一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
○江陰劉氏曰弃任弃其所負之任也節食計其日用之糧而節食之也若王鎮惡之入關中令軍士食畢使弃瓶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乃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而艦乘衣糧並已逐流惟以死戰

以立大功是也此所以開導衆人死敵之意乃自古之戎政是也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正謂此也

110X
353
8